吳中金石新編

四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吳中金石新編卷五

明 陳暐 編

祠廟

重修至德廟記 周忱

宣德五年秋七月禮部郎中豫章況鍾伯律奉璽書擢守於蘇州視事之日吏以囚牘進見民之繫於獄者凡千餘人尚爭務勝交相訐訟有經十餘載而未決者伯律姑置弗問曰明日率郡之父老祇謁於吳泰伯廟見

其堂宇傾仆垣墉頹圮吏民奉祀弗虔乃喟然歎曰民不見德宜乎刑之不清也是非郡守之先務乎即日命工度材撤其舊而新之曰堂曰室曰門曰廡為屋凡四十楹緣以周垣堅以甓甃不十日而告成復率父老潔牲醪祇祀於廟居人過客瞻望咨嗟於是獄之繫囚交相愧悔曰泰伯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吾輩所爭僅錐刀之末耳何重貽郡侯之羞乎皆相與俯伏庭下自服其辜不數日而獄以空虛告予時奉命巡撫於江南

列郡至蘇州祗謁祠下父老以其事吉且曰昔者狄梁公以冬官侍郎為江南廵撫使毀吳楚淫祠千七百所而此廟則在所留而不毀者去今千有餘年得吳郡僕葺而新之廵撫使之來又適當其時吳民觀感興起自今其無復爭競之風乎予乃登進其父老而告之曰方泰伯之奔吳也斷髪文身亦不可立然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遂端委以臨其民是欲辭富貴而富貴隨之及其後世夫差狃於必勝窮兵瀆武破越困齊欲霸

中土卒之國亡身戮妻子為虜是欲求富彊而失其富彊矣然則吳地數千年之富庶由泰伯之三讓有以致之也其鬬訟之成風者亦由夫差之好勝有以啓之也爾民欲為泰伯之讓乎欲效夫差之爭乎一則廟食萬世一則貽譏千載其得與失必有能辨之者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此予與太守期望於吾民之意父老曰善請以是為記遂書於麗牲之石使四方之來謁者咸有所觀感而興起焉豈獨蘇州之民而已哉

重新至德廟記

陳音

自泰伯逃於吳民戴其德以有國傳二十餘世而越始入吳吳人懷泰伯之德不忍其竟弗祀也東漢吳郡守糜豹肇建至德廟於閶門外以慰民懷歷六朝至隋而唐狄梁公巡撫江南盡毀諸淫祠而此廟特存五代時錢武肅王徙廟於城中有宋諸名公吏於吳者凡有禱輒應焉國朝宣德間郡守況鍾伯律因舊廟修之凡為屋四十楹閱歲久復敝頃監察御史張淮邦鎮奉朝命

按吳祇謁廟下病其敝且隘也命有司撤而新之堂廡門垣之制雖仍乎舊而高敞宏廓則視昔大有加矣於乎天生民有欲易爭爭在利與名耳利莫大於有天下泰伯以天下讓不欲自有其名此其所以為至德而孔子稱之後世雖微利輒爭爭輒自以為是而加不美之名於人小者鬬訟以犯於有司大者興兵戈以糜爛其民是真泰伯之罪人哉泰伯之後壽夢欲傳位季札亦猶太王欲立季歷之意也諸樊餘祭夷眛不能如泰伯

仲雍之讓吳於是乎不競闔廬夫差復好大喜爭竟召甬東之辱以底於亡嗚呼始以讓而興終以爭而亡民之鑒於是者尚宜慎所趨哉夫民之趨舍繫乎上上好廉則墨者息上好直則佞者阻上好讓則爭者愧邦鎮厭吳民多爭訟特新至德廟以重愧之可謂善斡旋民風而使之興讓哉邦鎮河南襄城人登己丑進士歷知山陽蕪湖二縣事皆務以德化民今憲節至吳復有旌德化俗之舉可謂尚德君子矣廟功告成郡同知毛瑄

推官樊廷選請予紀其事於石用書此以嘉邦鎮之績後之吏民其皆務尚德息爭以仰視斯廟而無愧哉

吳相伍君廟碑　王鏊

吳之先介在蠻夷不與中國通者十九世自巫臣教射御而後知有武季子觀周樂而後知有文當是時吳漸進矣其後伍君來奔自楚以闔閭霸遂拔舒遂伐越遂滅徐入郢之舉楚國幾墟延及黃池遂冠帶以主夏盟其伐齊先晉爭衡上國雖非君心而其强至此則君之

力也吳之不終霸也人皆咎夫差之不能用君竊獨嘆闔閭之知君而不究其用也柏舉之戰春秋許其與憂中國而其責隨也必以周室為請君之所仗可知矣使闔閭而究其用命君禁兵輯掠提壃籍户歸之周室而已不與則此役也楚可滅周可興吳可强於天下惜乎籍館返夷而事去矣先儒謂此闔閭羣臣之過非君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諍而莫之聽也然吳自此遂通上國至於禮樂財賦甲於天下君實啓之故自春秋

律之則以夷干夏自今日論之則以夏變夷其有功於吳大矣微君吾其尚祝髮文身乎忠孝天下大節也而君值其難其去楚孝也而所復者君其諫吳忠也而所忘者身方楚之以免父召死之可也諫吳不式去之可也而君以其邁往之氣行之不惑義在親親重親重則死於親義在君君重君重則死於君世謂可以死不死不死將以有為也可以無死而死死將以明道也君死而吳亦亡矣千載而下過其所謂吳東門凛凛尚有生

氣於乎豈非間世之人豪哉義氣之在天地萬古不息也蓋嘗與日月山川雷電風雨流行磅礴於兩間其有所鍾則出為雄渾奇傑之材以立蓋世非常之功為臣死忠為子死孝死也其不盡者復與日月爭光與天地無窮與風雨雷電揮霍乎上下而況君之故邦也哉君之廟食於吳也久廟故在城之盤門庚子秋不戒於火明年夏髙唐劉公魁以監察御史涖吳首以忠孝風勵吳人出令新之蘇守蠡吾劉侯瑀奮曰余維守土其有

不承鎮撫徐昇主簿于通典史張灝偕力競勸朞月廟成麗牲有石謂鼇當紀其事鼇謂事有關乎綱常勢若逆而理順政有係乎風化事雖勞而民悦劉公其知政之體要矣古祀君有小海歌鼇為詩以準其辭曰天挺人豪遭時多虞挾弓貫矢去楚歸吴吴子曰嘻烈哉丈夫我其觀兵以信予志君拜稽首君父無二復父之仇虧君之義遵養俟時退耕於野唐蔡來歸楚有囊瓦瀆貨翫兵憑陵諸夏君曰可矣陳於柏舉一戰入之裒荆

之旅既以吳霸越遂可并賊嚭爲讒豢於行成不思自
衛壞萬里城嗟嗟維君兩罹讒口楚既幾亡吳亦旋沼
君雖云亡耿有餘烈懸目吳門非以觀越越兵其來餘
威可折君之義氣横乎兩間鞭叱風雷上下于天溥彼
吳城君所完者君今去矣㛹焉是舍曷不觀乎素車白
馬出沒潮頭凛然如在吳人思君廟貌時新坎坎擊鼓
以妥君神神入居之降康襲祉無水旱蝗天札癘疵千
萬斯年以食廟祀

重修陽山白龍祠記　金幼孜

龍之為靈著矣下上日星浮游海嶽感風雲霈惠澤變幻恍惚不可為像則夫世之所稱神靈有逾於龍者哉宜其肇迹之地人益崇信廟食之久神愈彰應而祀典之盛累千百年為不替焉距姑蘇郡城西二舍許曰陽山有白龍祠其神誕育之異相傳肇自晉隆安中而其靈顯感應莫盛於唐尤莫盛於宋元之間錫號崇祀後先相望逮我聖朝飭嚴祀事命有司春秋致祭著在令

典乃宣德五年禮部郎中況鍾伯律奉命來守是邦歲夏秋之交闔郡大旱禾則盡槁伯律乃攄誠禱神已而大雨沾溉歲以獲稔仲秋之月適當祀神先期望夕伯律齋宿公館夢神告以祠宇將傾丐即修葺翌日以其故語諸僚佐咸嗟異之將事之旦天氣澄明靈飈颯爽雲彩發祥蜿蜒焜燿至誠感孚神實降歆既竣事伯律周覽祠下喟無以妥神靈宜乎神之預協夢徵吾儕忝蒞斯郡詎可不思改創以答神休耶遂倡郡邑僚屬捐俸

市材鳩工而重修之而民之好事樂助者益衆未幾棟宇赫奕廟貌一新既相與落其成復謀勒貞石以貽永久伯律乃致書請余文記之惟禦災捍患神之功而事神治人守之職也白龍之神其肇迹之故余不能詳自廟食以來歷世滋久能霈澤敷惠以蔭蘇人所謂有禦災捍患之功者伯律出牧於兹天子嘗賜璽書委以重寄而能欽承德意興利除弊和洽其政人以大治復以餘力修葺神祠徼兹福祉以惠其民可謂能盡事神治

人之職矣二者皆不可不書也余故表著之以為蘇人吉且俾後之繼守於是者讀斯文尚求如伯律之舉於其政哉

重修范文正公忠烈廟記　王直

正統八年十一月蘇州府重修范文正公忠烈廟成其十一世孫都察院照磨子易具事始末屬直為之記蓋公蘇人也曾祖徐國公祖唐國公考周國公皆葬蘇之天平山公嘗請於朝以天平山白雲菴為白雲禪寺世

度僧守焉作祠於寺之右以奉祀事至公之子孫又作祠於是祠之南以祀公然忠烈之名未有也宋自元昊反西鄙騷動師出無功仁宗乃命公經畧公選將練兵築城寨墾屯田據其要害示以形勢招徠屬羌恩信大洽決策取横山復靈武元昊勢屈乃請降西人仰公之德服公之化皆為公置生祠公薨相與哭於祠下者累日不絶宣和間宇文虛中為慶師言公忠於朝廷功烈顯於西土至今猶廟祀益虔然廟未有額徽宗命以忠

烈名之且為題其榜凡廟之在西者皆易以新名然蘇猶未有也紹興以來西土皆陷忠烈之廟越在異邦蘇之守令與其士大夫謀曰蘇公故郡也而天平山則公祠墳在焉公之精神必往來乎此乃更作新廟揭忠烈之榜於廟門由是蘇始有忠烈廟每歲上巳郡縣長吏率其屬致祭歲久廟壞元至元乙酉嗣孫邦瑞士貴復新之末世兵亂燬焉踰八十年未有能復之者至是工部侍郎廬陵周公忱巡撫至於蘇而監察御史壽光劉

君甄武昌劉君仕昌錢塘鄭君顒皆以事涖焉郡守李
侯從智來會政事之暇語及茲廟因相與嘆曰公之德
業著於當時傳於天下後世不繫乎廟之有無也然表
先正以儀來今使後生小子得瞻其廟貌想其精忠偉
烈而興企慕之心則廟亦不可無也乃各出貲俾吳縣
令永嘉葉錫圖其成錫毅然以身任之殫心盡力規畫
處置凡隣邑之令佐皆以貲來助市良材命衆工為堂
前後各三間以奉公及三世先公像東西廂如其數以

藏祭器而齋宿寓焉壯麗嚴整有加於昔中作石橋橋南左右為碑亭前作大門榜曰勅賜范文正公忠烈廟經始於是年九月九日閱兩月而廟成直閭之士之能任天下之重者必以天下為心心之欣戚主乎人而不私於已是以天下為心者也以天下為心則人庶乎有濟矣初公未顯時已欲任天下之重嘗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夫憂人之憂而欲免其憂使人皆樂然後與之同其樂此豈小丈夫然哉孟子曰

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已饑之公之心猶是也故其德業之盛不愧乎古人豈特著於西土也哉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多矣不以天下之重自任則其所存所行一主於為已人之利害不少槩於其心而又悻悻然自以為得功烈之卑無足怪也而所為士者固當為是邪然則公之孫與邦之人士及四方之來者拜公之廟慕公之功業必當師公之心充之以仁義而力行之於公其殆庶幾乎故為之記而道

愚之所聞使刻諸石告焉凡以貲來助者其姓氏皆載

之碑陰

晉大將軍右司馬陸士龍祠記　徐有貞

蘇長洲益地鄉厚生里有祠祠晉大將軍右司馬陸士

龍之神祠久廢近里士沈隱君貞吉以己貲興之既落

成隱君具顛末徵予記之士龍雲也雲與其兄機士衡

並生於吳而仕於晉以文章顯辟為公府掾遷太子舍

人出補浚儀令政稱神明去官百姓追思之為立祠於

社尋拜吳王晏郎中令一以忠誠輔導之雲愛才好士多所貢達嘗薦衛將軍舍人同郡張贍時論韙之入為尚書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成都王穎表為清河内史穎將討齊王冏以雲為前鋒都督會冏誅轉大將軍右司馬因督粮過吳婁地見歲祲以所督粮儲盡賑飢民忤成都王穎穎將殺之而孟玖素忿怨於雲由是雲遂遇害雖死一身能救萬民民感其德名其塘曰濟民以衣冠葬楊城湖之濱人呼為陸墓村立祠於

相城市中至今民祠之不絕士龍家華亭華亭故吳郡古婁地也正今長洲東北維之壤所謂益地鄉厚生里固其在焉剏陸氏自遜與抗為將於吳有功德遺其鄉國久矣士龍又以賑貸之祠之宜也古之享天下後世祀者必有大功德被於人人思慕之而不忘其祀及乎遠蓋天地之妙萬物者神也神之為之者氣也是氣也得其靈奇則為偉人況雲為時名臣有文武長才故發而為忠義之業及其遭禍之死人皆悼惜之感之深思

之久祠之不廢豈非出於天理民彝之正也故記之以告來者知所自焉

范文正公祠堂重修記　張益

肆惟我國家敦崇教化尊尚儒賢其於前代良臣諠㣲功德及人而廟祀於郡邑者必命守臣嚴祀事葺祠宇示勸之意不既深乎顧在守臣之賢乃克視此為重而其盡心焉蘇郡實宋太師魏國文正范公桑梓之里而其先隴義莊義宅義田義學咸在故公之祠堂久建於此

事詳舊刻西江況侯伯律以奉政大夫禮部郎中奉勑來守玆郡政敷民安百廢並舉嘗有事於祠下顧瞻棟宇有圮撓者因喟然曰玆責在我弗急所圖曷稱上意即請於朝用加修治於是卜日鳩工度材築基撤舊易新拓小以大爲祠堂前後各五楹後以奉公神像前置累朝碑刻東西有廊廡東祠宋郡守潛公咸淳中始建是祠者也堂東偏爲書院購用舊材尚堅好也院亦有堂前後各三楹揭以忠厚舊扁東西有廡齋宿閱牲以

及庖湢莫不有所其西偏則范氏家廟歲寒堂在焉子孫歲祀公父子於其中外為門屋三間亦仍以文正書院舊額揭之垣墉周繚規制宏壯視昔有加凡所用度一皆出粟之羨貯於官者經始於宣德甲寅六月三日畢工於九月十日況侯謹率僚屬暨學官諸生合范氏子孫以落其成主奉元理及提管希賓爰與族人謀曰祠宇再新既賴郡守盍礱石鐫辭用著不忘遂以屬余余忝為公郡人於斯盛事在所當述故不敢辭以蕪陋

惟公間氣所生心與學術俱正毅然有為於世奈何周旋中外政府方登讒慝已搆雖其才不盡展乃若功德之及人者尚多節義足以厲俗進退綽綽非古之所謂大臣者何能與於此乎當時使能盡用必將成就大業以濟天下此蓋君子所深惜也然而公之自立於天地間者百世不泯祠當百世愈新況侯為郡賢守克承上意亟致修治宜乎在郡多善政也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斯之謂歟故余特為之書

重建范文正公祠堂記　徐有貞

宋有天下三百載視漢唐疆域之廣不及而人才之盛過之此宋之所以為宋者也盖自太祖而後十有五君君德莫盛於仁宗前後輔政之臣幾百數十人人才亦莫盛於仁宗之朝就仁宗朝之人才論之盖莫盛於范文正公公之為人剛大清純天資忠孝而為學得聖賢之心庶乎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者故其為臣表裏一誠始終一正而文武經緯備焉公事仁宗自祕閣登諫

垣出入侍從守郡帥邊多所涉歷而不得久處於朝及
參大政方將拯時復古權倖間之曾不朞月而去凡所
建明旋亦更革公之所存十不施其四五然而勳業德
望之盛視彼久於其位者猶倍蓰焉使其久且盡施則
宋之為宋當不止是矣於乎甚矣直道之難行也有君
如仁宗有臣如文正公其猶若此此有志於世者所深
惜也公之同時名臣莫如韓魏公富鄭公魏公於公每
事推重而鄭公因事感嘆至擬公於聖異時大儒莫如

朱文公文公謂公傑出之才為天下第一流而吳澂氏亦謂公為百代殊絕人物之數公者豈無所見而言哉是以後之君子聞風而起者未嘗不稱公之為盛也凡公所嘗過化之地皆有祠吳中公之故鄉而文正書院故義莊也其祀事自宋元國朝列於常典春秋享之而其祠宇因故歲寒堂為之屢毀屢葺規制未宏廼者今大司冦萬安劉公敎以都憲奉璽書廵撫南圻而臨是邦因謁公祠瞻顧興懷爰諮所司撤舊為新闢而宏焉協

議以賛其圖者前郡守黃巖林侯一鶚今郡守瓊臺邢侯克寬承命以董其功者吳邑主簿南昌李榮也於是公之十二世孫主奉祠事從規來以記請有貞聞之君子之於道也其有所立也必有所宗也求乎今而不足則尚友乎古之人所謂世異而道同者也今夫都憲公之巡撫於斯也猶文正之經制於陝右河東也兩郡侯之繼守於斯也亦猶文正之為治於蘇潤饒越也事文正之事也心文正之心也是亦文正而已矣然則三君

子之於公豈非所謂世異而道同者歟有貞於公幸為
鄉之後學固嘗寤寐乎公而思所企及者其能自已乎
哉雖不文也願執筆焉附名於三君子之後以庶幾夫
高山景行之意云

新遷范文正公祠記　黎擴

蘇州府學有宋大賢范文正公祠者蓋以公嘗典鄉郡
割所得錢氏南園之地建學而立之也祠及公之子忠
宣恭獻者以其復割南園之地益廣其基而入之也祠

舊在大成殿之後入路迂曲落地陰潤每經一雨草輙
侵階以致朔望之晨行香揭虔人跡罕至習爲故常今
太守四明姚公堂治蘇之明年政通人和田穀大登乃
歎曰文正父子建學之功如此其大而其祠屋之地如
此其僻可能報其功之萬一乎於是相址於二門之内
泮池之南入道之右厥位面陽厥土燥剛鳩工築基卜
日遷於其上棟楹梁桷之腐黑者易之蓋瓦級磚之破
鈌者補之增以藻飾繚以垣牆書以題扁中塑公像傍

列子神儼然一家之氣象也思昔范文正公為當時第一流人物忠義滿朝廷功名滿天下事業滿邊陲在他邦異域者尚欲效其為人况生於其鄉者乎凡育材於兹學者將以供君上致治之用也必目有所接則心有所動矣而我太守姚公既遷公祠於兹而在學之士出入往來無有不在其目目既有見心可得無動乎必思他日學成材就出為時用以文正父子上義下利之心如此可不則而效之乎以文正出將入相之才如此可

不企而及之乎以文正先憂後樂之志如此可不力而行之乎效慕於幼學之時致用於壯行之日俾蘇學之人才益盛而益揚者實由乎一遷祠之所致也然則姚公興學作人之功庸有既乎用是勒兹於石以示來者

宋衛文節公祠堂碑　沈魯

朝廷崇禮先賢累下詔所在有司以時修葺祠宇除墓道使人守護如法崑山縣儒學教諭臣劉衡訓導臣韋經奏故宋太師秦國文節公衛涇生於是縣之石浦蚕

負經世之學魁多士於淳熙甲辰登要樞參大政中外
歷任四十年所言皆經國遠謀關係世教為甚重自文
正范公後繼先憂後樂之志者此其人也方韓平原之
勢熖熏灼毀譽舛迕令年未元晦斥明年趙汝愚甍而
偽學之禁日迫正士接跡遠引猶排擊無所容其身而
惟重利禄輕行檢者附麗以成其私攘臂侥倖於一時
而無以為善後之計公以理亂安危之機間不容穟具
疏利害請除之而侂胄師旦為世大戮矣尤務搜賢才

以立國長養振作以固不拔之基講求大計規恢遠圖
而復見扼於彌遠之擅國卒無以售所言夙與元晦有
契分至是乞召還而元晦已卒復移文新安梓行所註
書又請為右文殿修譔張栻賜謚於今三百年為士者
皆能言之而舊祠在馬鞍山荒涼揺落神弗寧妥民有
以義起者為徙置學宮之傍俾七世孫佮居守其基在
湖州者亦已蕪沒不治臣衡等稽諸禮典法施於民則
祀之夫立朝正色不忘規諫名誼所在急於飢渴故能

克殄克愍成謀而不居其功志雪讐恥自奮以厲不剉之氣其於君臣父子夫婦之大倫至言懇切惻怛忠厚而體國之誠根於天性鄉之先達為法後進如此而歲事不修祀典有缺使士大夫何以為風厲而世道無所取衷焉乞量為定立時祭則象方來庶不負明詔崇禮之盛意上可其奏命禮部參酌儀注歲時祀以牲奠帛為三獻禮而祠墓彼此咸為嚴禁約毋有所毀本部右侍郎葉盛與公同里嘗集公遺事得其出處大節而世

遠湮沒者不能具載知縣唐素主簿胡欽為勸說協規
之士買田數十畝以助修葺費而恰得永為世業俾曾
撰詞刻石以示遠於乎天之生才必資於世用用違其
才則無以自見於世而論者謂南士懦緩不及北之剛
毅慷慨多大畧是以吳楚之國常不競於中原此非定
論也金源氏之方興以回山倒海之力見屈於宗忠簡
公之孤軍無撥而斂戢不敢南下者累年李忠定公處
區天下事規模措置再踰月而畢舉勍敵為之震懾使

二公終用而得盡其才將海内豪傑惕息聽命之不暇
大功之成夫誰能居其右者而謂閩越南産迂儒僻士
果無能為耶金源既衰北鄙多故宋雖偏安而才武雄
畧之士下扞牧圉者甚衆使公柄用而得與戮力必能
集衆謀申警備厲鋭養威以作南士之氣使無忘北鄉
觀形勢而決事機進可以得志退不失乎自彊假以歲
月則大讐可復而宋室可興矣夫何髙材見疎寡謀自
用而動不相時舉天下於一擲卒之敗衂之餘没世不

振雖公之明見不爽悉如平時所料而才不盡用所可見者如此而已於乎天乎是曷故哉於其祀作歌以侑神歌曰山蒼蒼兮海茫茫懷故都兮天一方中原在遠兮不可望事往人異兮而我心徬徨嗟直行以自遂兮恥徇時而爲否臧苟校功資之得喪兮夫孰畏乎名德之弗昌玄雲兮翺翔靈風肅兮來景光廩有食兮食有堂歲事羞我兮我其來享時驟集而不可久兮吾將返飈輪於帝鄉

韓蘄王廟記　張習

一人之忠義一代之忠義也千古之忠義也忠義本於心人同是心者同是好也烏有彼此久暫之異哉我朝列聖發德音一則曰忠臣一則曰義士每令臣下舉以褒崇之不以古今而間者恩至渥也曩蘇郡守鄱陽丘侯霽以宋名將忠武韓蘄王上聞謂王當靖康建炎間屢立戰功捍衛王室維時駐蹕臨安而三吳實在畿內民獲脫虎口而弗致肝腦塗地者惟王倚賴也王後薨

葬於吳墓存靈巖山西麓止剩一穹碑而荒涼殊甚雖
有裔孫居其傍微若一綫時享恒闕據禮凡有勞以衛
民者於法當祭矧民至今感之茲臣欲每歲官為一祭
所以酬其勞而慰夫民用塞明詔惓惓激厲忠義之盛
意敢請制曰可命大宗伯下有司以行事然而祭無常
所或借山寺或在城結茇而祭如是者三十稔矣今太
守新蔡曹侯鳳惻然於懐以為事神報功吾民牧分内
事也擬於王墓立廟以為栖神常祭之所庶得洒掃松

楸免為狸兎草莽之塲乃白於巡按侍御安成劉公丙欣然允俞遂委郡貳守吳川林侯廷瓛董其事侯相攸得舒坦之地於冢南為搆正堂四楹奉神主前堂四楹列祭儀有寢以安庋職之齋宿有廡以處百工之庖宰繚以周垣闢以儀門甃杅丹堊孔曼且碩侯用心良密矣經始於弘治戊午如月丁丑至仲秋之朏落其成於是郡之士庶靡不相慶幸以為得順其所望也爰授習志諸石嘗論王諱世忠字良臣陝右延安人也風骨偉

岸目瞬如電蚤抱忠義見國步艱險即躍然應募而起始攻夏城斬關而入斷敵將首擲之埤下掃平南北羣盜既而徽欽北狩高宗渡南而趙氏偏安金源雄長神器殆非宋有王於是時以數千殘卒與金人四十萬衆小戰百餘大戰數十自黃天蕩剉之北遁誓蹙金人而滅之克復中原迎回二帝以竭其忠義志氣而後已柰何主敵奸相弗圖周漢之中興忘讐忍恥自甘瘡痍其生民棄捐其土地使智勇元勳置而弗用齟齬偃蹇徒

老而斃所謂自壞爾萬里長城惜哉豈惟王之不幸實宋之不幸也吁以一人之身為國家之用否而繫天下之安危可見忠義之在斯人與天地之元氣相為周流日月同其光明山川同其流峙草木昆蟲同其生息暢達有不可掩焉者故前後大夫不私於吾郡而揚於大廷襮之天下聖天子於前代之忠義錫之寵光載之祀典俾三百年之隱伏煥然一新於今日由是垂衍千萬世而弗泯曠蕩之恩為何如哉王之行實備載本傳習

何人耶敢爾加喙然誠蘇之齊民同一感仰於王者故忘其膚謭謹述如右仍贅詩以道王之功頌朝之恩為迎享送神三章當祭俾歌以侑爵云詩曰

廷綏山川秀鍾于王英雄慷慨忠義滿腔出為國家掃除秕糠挺身百戰斂弗剉鋩攙搶既滅强禦亦亡志矢北定以迎二王以克上京以復舊疆垂四百年汗青有光

煌煌天朝褒揚元勲前代忠義命祀守臣廟建于墳秋

嘗用仲牲牡廣腯豆籩旅陳清酤黄流苾苾芬芬灌鬯

達泉燔蕭于昊八音和鳴百職駿奔肅肅恂恂致享厥

神

神既格思吉蠲饗饎赤騂朱軝稍戟旄麾左右韃櫜騶

從導隨珮琚颯然可接令儀歆畢言旋抑何所之亦惟

在玆體物不遺答我聖恩貽我民禧百歲千秋式遵定

規微顯感通允慰慕斯

周孝子廟之記　吳寬

姑蘇城東南隅有周孝子廟廟始建於常熟在宋乾道間邑人周容奉母朱氏有至行人稱周孝子且勇於為義見罹患難者拯救之恒恐後既沒一日降於其家以已為神告其母且曰兒願為國效力以保護鄉閭後果如其言終歲民無菑患遂相與廟事之其後淮南大疫云有往施紫蘇湯者全活甚衆淮人渡江酬之偶見廟貌始知為神事傳民間凡病者禱訖汲井投紫蘇煎飲即差既七十餘年進士趙必鍗等因具其事又以除蝗

驅虎救水旱捍冦盜等顯迹數條上於官朝廷特賜廟額曰靈惠實淳祐十二年二月也歷元至國朝秩於祀典縣長吏率僚屬歲一祭之不廢若蘇城有廟歲月已遠莫能考其創建之由豈常熟為蘇屬邑蘇人亦冀其神靈波及郡中以事之歟而近自景泰甲戌歲吳中大雪民飢而疫作相枕藉死禱者取水煎飲如法亦多獲生民益神之自是凡有所求爭趨廟下每旦庭廡如市顧其廟既卑隘禱者益多至無所容足旁有王英者自

其父謙以來再世守廟以精勤稱謀欲改建而不敢專
其事則與里正李忠周玘輩言於縣於府既如所請且
下帖文俾英專守勿懈於是募財於衆一時施予者踵
接而蘇衛千户陳俊等更割地以廣其址乃以成化九
年十月興工又明年廟成廟故西向始易以南爽塏端
整有堂有室有垣有門覆井有亭焚楮有爐以至象設
器用亦無不備他日郡人嘗德於神者相率言其事可
記英遂礱石乞予書之自昔吳越多淫祀唐狄梁公按

行江南悉庠去之所不去者夏禹泰伯季扎伍員四廟而已君子盖深與乎斯舉然祭法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則有祀今孝子為人雖非若古人之法施於民也然使里之悖逆者聞其風則愧而改行雖非若古人之能禦大菑捍大患也然使里之疾沴者感其靈則安而獲福廟而事之豈不宜哉噫梁公既往吳俗益甚其尤可嘆者家自為廟祀非其鬼人小有疾則指以為祟往往殺羊豕以大享之其

歌謳歡笑俯仰跪起類乎生人之燕而卜筮巫祝之徒假以獲利者皆是曾謂孝子肯享其祀乎而人亦敢以其祀祀孝子乎予嘉孝子有補於世教也有益於民命也有合於祀典也於廟之成不能已於記

來鶴樓合祠碑　彭韶

姑蘇來鶴樓在鶴山書院內初蜀魏文靖公為宋名儒登宰執後家平江元世立書院祠之置學官弟子員肄業其中國朝例罷生徒而書院猶存文靖公神主在焉

永樂以來凡遣大臣行視水利禁治豪右廵撫地方皆居院以治事屢加修葺宣德正統間廵撫尚書周文襄公往來居之最久將稀年時又到到之日適其誕辰有雙鶴來翔於庭衆咸異之既去蘇守朱勝為建來鶴樓於是院正堂之後遷置神主於上未幾公致仕歸而沒今三十餘年矣東南人念公功德不置多立祠間寓僧寺獨蘇城無之況公之功於蘇尤大安可無也葢公二十年間總核荒蕪田糧創立水次倉庾囤户田甲義役

傳馬官俸折徵餘米存積凡糧運加減之則濟農斂散
之宜種種便民者俱自公權輿而於蘇始焉至於清理
范氏義田經畫崇明塗蕩濬吳淞顧浦一帶水利建寶
帶吳江等處橋堤太鎮衛學之肇造吳縣儒宮之改遷
似此之屬又皆於蘇專焉奈之何僅肖像學舍而不他
有也書院雖為鶴山而設來鶴則為公建文靖公固可
專祠文襄公亦可合祠也盖文靖公之道學可法於後
世而文襄公之事功最盛於吳中合祠於蘇不亦宜乎

成化甲辰秋余忝繼廵撫是邦處於書院瞻拜文靖公神主於樓中而環視樓下石刻皆頌美文襄公事然無其主意前人謂來鶴為公而樓足以顯名於無窮惡用主為噫此非所以敬賢尚功之禮且無以慰邦人之思也越明年夏詢知公功之詳於是令太守李廷美造公神主擇日奉置於樓與文靖公並偶余赴召未能成禮遂俾守卒事又繫辭於碑曰惟宋之李卬實有儒道徳問學與西山俱叅樞開督蔞其毀譽乃卷而懐卒家於

吳爰曁似續顯揚是圖元乙立學比迹鵝湖師生濟濟
以景賢模我明更制冗泛其袪依神之木尚仍于初鶴
山有堂制使來居文襄戾止視民卒瘏晨夕在念如切
肌膚公資明敏公性勤劬畫堂晝訪粉盤夜書待旦行
之予惠我蘇荒疇招佃免爾負逋米石加耗五六平輸
石四准直二十四銖料減賦長無俾侵漁謹權審量互
叔調區一孔一目不漏不踈里甲十年差次運夫環復
而均貧富樂趨鱗鱗水次倉積山如京運漕兌贈加有

餘乃置濟農以備不虞驛傳有給義役有須織造上供
歲派軍需胥此焉出別無科數公簡儀衛徑造閭閻問
民疾苦覷石何儲發廩賑之野無餓莩海縣流沙淤為
蕩塗經畫分授抵補坍租贍族義田先正之謨載清傳
付俾後畢哺乃遷吳學或刱或郛省元掄魁接武天衢
吳淞顧浦泄彼太湖乃濬乃鑿民免其魚寶帶湖堤病
涉崎嶇乃甃乃築人走坦途二十餘年恩布仁舒非無
凶歲我有儲胥非無祁寒我有袴襦軍民給足遠邇歡

娱間有頌言久而益孚雙鶴翔庭適公懸弧僉曰異哉
玆其瑞乎眉壽之徵進禄之符鼎建來鶴樓于北隅公
歸在朝首拜司徒辭掌邦土惟帝曰都南圻再撫敢忘
捐軀臣年及矣幸賜懸車胡歸三載弔者在廬吳人思
公至今不渝窮鄉尸祝會城曷無瞻彼鶴山來鶴相於
德業雖異會歸不殊百世之下兩其師諸

二卿祠堂記　夏時正

國家仁愛小民在安之已矣亦既屬之内外羣司而猶

慮夫府州縣有不職則民有不安也乃時敕在廷大臣出巡撫焉維巡撫有地環數千里其地即府州縣之地民即府州縣之民巡撫高臨府州縣之上凡軍務民情咸得便宜處置以振拯夫府州縣之所不逮發政施仁黜貪去暴簡修進良剔腐蠹補罅漏持欵傾燭幽隱凡可以嫗哺而衽席之者無所不致其極也以是上宣德意下達民情以是對揚天子休命慰答人民願望生則民愛戴之歌頌之去則思思不忘也沒則祠而尸祝焉

不亦宜乎工部尚書周文襄公宣德正統中以工侍巡撫南畿謂巡撫事在安靜不擾民自安矣大江迤南畿若府州縣皆吾地也而蘇松常三府稅糧淵數國家之所倚重人民物產官府百凡科率視他或相倍蓰或相千百又前此統紀不一征斂無藝費出無經民病法苛田蕪逋租積數十盈萬民力竭矣足國云何故於三府尤注意焉下令置水次倉秋糧不許糧長私家收受一切諳倉抵石輸官起運存留外之羸次名曰餘米一

歲中若急副和買顧募傜役土木經營之類事起一時胥此焉出若馬草夏稅軍需歲造鹽鈔之類雖有常額亦此出焉外仍餘者耕補斂助歉儉賑貸恤孤養老均施溥被之也何公心計周密如此至到也邪自是居安逃復愁化詠歌逋負有償宿蠹呈露志漁獵者無地售其巧善貪緣者無路投其技閭無胥隷之跡户絶鼓柝之召鷄豚蕃息麻穀被野歲復連熟米斗錢十七八文或十四五文稀曠僅有者乎如是十有七年還朝陞尚

書復來又一年致仕歸民思之歌頌之猶洋洋也詩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此之謂歟嗣公之賢則有南京吏部尚書崔莊敏公天順中以都察院副都御史來其地前日周文襄公之地其民前日之民有其地有其民得其道得其心文襄公心在安民得其心斯得民矣民之愛戴之不猶愛戴文襄公乎崔公於文襄也無所於改而持之特嚴然政由俗革偏滯頹靡整飭疏滌時措之宜乃相成以安民非相軋也是以貧厄在所惠鮮則

均徭之法立財貨宜所慎出則漕運之費節鑿常鎮一帶運河免孟瀆下港遠涉風濤導吳松等江下流洩震澤苕霅夏秋汎溢獄有疑濫每與平反崑山縣王阿隆充太倉衛軍死無子里中揭黃冊丁盡户絶報無勾矣它日其同姓亡賴子利阿隆有舊田廬衛且去其家近是不出家充軍月得食官廩乃用自誣為阿隆近親先避軍移貫在它户言於清理軍伍御史信之遂逮里中論以隱匿坐充軍者二十四人而二十四人列狀訴伍

御史於崔公崔公閱其狀非不根且謂律罪人首實則連坐當末減又中更大赦全坐非律意乃移檄御史愎不省崔公曰凡在吾巡撫皆吾民有不幸猶將隱之況充軍乎況二十四人乎竟直此二十四人一旦脫去軍帩然復歸於民遠近莫不大快憮御史自後遇隱匿者猶與論減不充軍人謂由崔公有以覺悟之也在南畿凡五年還朝歷陞吏部尚書改南京致仕歸當崔公昭雪二十四人時今浙江叅政崑山陸公容之父封職方

郎中公名在二十四人中參政公尚未升作雪寃頌頌崔公而職方公欲為立生祠屬制令不可止而此心則縣縣往來不置也適慈谿楊侯子器以進士授知崑山勤慎有立志期月政通民悅繼養以教乃孜民風按地圖得境中淫祠與庵院私創者悉毀無遺留而移其材為公廨賓館郵傳申明旌善亭鄉賢祠社學脩建需縣東去一舍而近太倉鎮海兩衛在焉有三官閣者亦在所當毀參政公言於楊侯周文襄公崔莊敏公嘉惠吾

人吾人一日蒙其澤吾人一日甘棠之思也盍釋是屋不之毀改以祠二公永副吾人勿翦勿伐之詠乎楊侯諾之乃獨水火其土木偶而綢繆其牖户汛潔其醜穢正其唐塗飾其漶漫黷黝斥其非度者琢美木為二公之主題曰工部尚書周文襄公之神南京吏部尚書崔莊敏公之神扁其屋之額曰二卿祠堂而奉安之祀以少牢酒清殽腆神之格思遠近來觀贊嘆悦懌謳吟而退於是參政公手述二公遺惠蘇人者之畧來徵為祠

堂記辭不獲迺記之曰惟昔臯陶陳謨在知人在安民安民則惠黎民懷之二公惠在蘇民民懷之深也故於祠堂之建其悅之也亦深一誠相孚思之久而不忘者乎是舉也參政公實啟之而楊侯克成之因民心之不忘用以不忘二公是即所以不忘乎民後之繼之知不忘乎民則必不忘二公則此祠堂之建有永其無斁乎

周文襄公名忱吉水人崔莊敏公名恭廣宗人謹記

宋太師鶴山先生文靖魏公祠堂碑　楊循吉

弘治歲己未之夏六月詔祀宋大儒鶴山先生文靖魏公於蘇從所請也先生本蜀之蒲江人蘇得祀者先朝賜第與其墓在焉於時中順大夫知蘇州府事河南曹侯實承上命卜以是年秋吉修事於書院惟謹既而以為先生遭遇明天子得發揚其道光於無窮德意甚盛不可以弗志乃屬愚俾書之石愚按先生諱了翁字華父宋慶元五年進士官至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臨邛郡侯加贈太師進秦國公其曰鶴山先生者著書白

鶴峯下學者所共稱也先生學以忠信篤敬為工夫踐履既茂用發而宏故能正色立朝則不附韓史立言垂範而羣經以明所謂有本者如是於是當宋之季宰相行偽禁法天下莫敢言道學先生以其所負者起而振之靡然從風士克返正然則程朱以來吾道嘗中微矣至於先生而又為一始斯文之不墜地實有人焉不然抑莫知所紀極也由是言之厥功為大而況有懿德忠節炳炳乎哉是以皇上發綸音稽太常慨焉以列於禮

典而不惜者蓋其報宜然也然先生去世且三百載澌融燼寒寂寥無聞而恩命優隆始自今日斯非直以為君子私頌而已國家崇賢禮德之大於此焉覲而亦世道之所係也歟侯蒞郡以正篤尚名教至是尤以風勵為急加勸倦焉故不敢以淺陋辭顛末既具又為樂歌係其後將請用之獻爵云其辭曰奕奕兮新堂牲醴兮苾芳靈風穆兮絳帷揚皇有命兮神來肅將褒衣兮峩冠有懷兮明德凜正直兮元氣儼靜玄兮容色擊彼晝

鼓兮吹參差蘭烟焚兮桂漿淋漓神具樂兮匪土之思徘徊國恩兮按雲節而不以倏馳以祐治化兮萬年為期

新建鄉社亭記　顧清

弘治甲寅任丘鄽侯為吳縣令始至延見其邑人問邑之名德若廢闕之當興舉者禮部主事致仕楊君循吉鄉貢進士史君經醫學訓科盛君脯及鄉之父老合辭而言曰故禮部尚書希顔楊先生博綜經史尚古力行

在仁廟初以薦起家入翰林為侍從若干年受知列聖
預修纂三朝實録大為館閣諸公所敬禮拜郕王府長
史陞禮部侍郎方大用公而公遽引年去景皇帝念公
之賢進尚書為官其一子為吳縣簿其始終全節見於
公自撰墓誌少冢宰文莊葉公之日記甚核為人淳厚
而坦夷貞静而直諒非聖賢之書不讀非義理之文不
窺孝慈友悌薫於鄉黨考德詢事無愧古人見於少師
東里楊公訓導陳君永之永之序述甚備蓋宣德景泰

之間士大夫稱厚德者莫先焉而歿不數十年垣宇蕩析丘隴弗守雖學宮有祠春秋不廢而閭黨之間聲響殆絶邦人興哀謂德鮮祐振而興之斯亦表俗明民之一事也侯聞而韙之其明年侯作康履之橋於城西至德鄉既成以羸材屬義官葉璋度地於其北得信心庵廢宇撤而平之構亭焉榜之曰鄉社取史君所刻白鹿洞規古靈諭俗文列置於左右而先生於其中乃告其人曰古鄉士大夫之賢者歿得祭於社吾其於是焉俎

豆公何如皆曰善此吾之志也非侯其孰成之於是以日之良具酒脯殽醑於亭下而作歌曰惟吾有氓侯則喣之惟民之僻侯則矩之民德是懷侯弗我違我甘我辛侯則具之孰新斯亭侯實我教孰嚴公祠俾我民儆至德之鄉康履之陌昔為緇廬今也公宅褒德正回示我民極勑爾婦子告爾隣比侯爾父母公爾師資爾安弗師寧侯忍欺歌竟相與瞻戀徘徊如公復生有感泣者史君曰夫表先賢以勵民大義也興衰振微大惠也

咸不可以無紀乃以其事走京師屬予書刻之貞石用告於後來者先生諱翥字仲舉鄘侯名瑎字廷瑞與予同癸丑進士云

直道陳公祠記　沈犕

成化二十三年九月今上初即皇帝位詔天下諸司舉廢興墜凡名臣賢士墳墓所在即時修理吾鄉直道陳公之墓增封加飾如制守臣又以公清忠直節備載國志仍具禮奉公神位於郡學鄉賢祠歲一修祀越弘治

十年丁巳嫡孫冠以家無專祀懼乎有罰乃謀建祠堂數楹將以揭虔妥靈謁於天官少宰吳先生先生題其額曰直道陳公祠復請記於𢑴以刻繫牲之石謹按公諱祚字永錫世家吳邑之南鄉曾祖翠山祖正父子敬能自樹立由南鄉徙居郡城甘節坊以貲雄里中母顧氏有懿行生四子公居次自幼不羣篤學尚氣節治春秋補郡庠生永樂五年以楷書選至京六年應天府鄉試中式七年中禮部會試九年殿試賜進士出身尋改

庶吉士入翰林明年上拔公河南布政司叅議為政持大體多惠愛於民十二年言事坐謫太和佃户者十年洪熙初被薦復起宣宗皇帝即位勑所司覆試之公皆擢第一除山西道監察御史彈劾無所避權倖斂迹宣德二年出按福建六年出按江西所至威望並著嘗以大學衍義勸上經筵講說上震怒勑提至京師並籍其家屬繫獄幾五年英宗皇帝嗣位復其官家屬盡赦之正統三年出按湖廣發遼王不法事上怒徵繫論死後

以王罪廢見原改雲南道六年廵視江上盜賊屏息商旅便之八年陞福建按察司僉事激揚有方一道清肅十三年移疾家居久之乃具疏乞歸得報即行囊無長物晚號退翁杜門簡出所著有小學辨惑夫公以清才正學雅性忠義數以直言遭貶黜而志不少挫信為吾鄉先望卒之後蒙恩詔登國志列賢祠宜也一時慕公之風而興起焉者遺像有贊入祠有牘石刻有誌有表有記藏於家有傳有狀有録與夫哀有詞輓有詩固足

以發揚公之盛德無容喙矣燾念自齠齔時聞鄉人誦公之言行每為之拊髀興嘆於冠之請敢不勉從是堂之作始於是年正月二十九日集材鳩工衆力齊事踰時棟宇翬飛青堊炳煥其規制悉如五品之式中為一龕以奉僉事公像又為别室四龕以祀高祖誠齋府君次曾祖即僉事府君次大父教授府君次考存齋府君其曾祖之龕是將親盡不遷而為陳氏之始祖也四月六日工告訖功冠乃備物具服率宗人祭之又垂顯刻

以示久遠可謂孝矣因系之以詞其詞曰陳實舜後維世遠哉傳德龔訓踵生多才山川效靈刃發于硎公直如矢為世典刑三黜以言秉志不易朝奏暮疏功維社稷生榮死哀登志入祠宜建影堂維靈居之由高及曾同堂異置若祖若考爰述爰繼時有明薦孝孫惟寅以延百祀無忝神明

石湖鄉賢祠記 莫旦

石湖鄉賢祠祠石湖之鄉賢也始漁陽史君俊之為吳

縣也一日觀民風出郊至湖上見穹碑立草莽中上有石湖二大字御寶爛然詢之乃知宋孝宗賜范文穆公成大之宸翰也有亭曰御書廢亦久矣君慨然太息乃出俸金而作新之一仍其舊既落成而君遷秩以去今任丘鄺君璠以名進士來繼其職暇日與僚屬登亭四顧以為山水瀰前景物如畫殆與西湖畧同惜不及西湖之有鄉賢祠耳今文穆亦鄉賢也豈不可即是而祠之耶於是考諸郡志詢之故老自文穆以來士之出於

石湖者得二十三人或以科第發身或以材諝薦舉或以高潔見重而其道德功言皆足以師表百世而無間然者也遂準式為主序其時世先後書其爵謚姓名即御書碑後而奉安之題曰石湖鄉賢祠即古者祭鄉先生於社之意也於是醫學正科邑人盛俌來請旦曰俌與君皆鄉賢子孫也史鄭二君作興之功如此事不可以無紀乃伐石為碑而以紀文見屬竊惟石湖為吾蘇勝景當吳縣吳江二邑之交山川清淑之氣鍾而為人

者豈止二十有三而已哉然二十三人者遠或數十世近或百餘年其骨已朽何以得後人之尊崇企慕如此哉夫然後知大丈夫之為人生不徒生死不徒死所謂道德功言師表百世足以美教化而厚風俗也不然彼丁謂亦石湖人也而真宗亦有宸翰之賜以世則在諸賢之先以爵則位諸賢之上今乃不獲與諸賢之列者何哉後之人陟降仰瞻可以悠然思惕然懼而思齊內省之心自不能不感發而懲創矣大尹君表先哲以勵

後進其功豈小補哉是為記若夫諸賢之出處行實則載於石湖志云

重修山川壇記　浦應祥

祀事國之重典也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先祖名分各有攸係而其齋祓對越之誠敷達精明之徳蓋不以大小而有異也然則祀事豈可苟忽乎哉吾蘇古名郡而封内山川隷在吳邑弘治辛酉春郡伯曹公將有事於茲而邑宰任丘鄺侯先

事而往隨事整飭之餘復瞻顧揣度曰有事則為謁欵之地過事則為草莽之區非所以敬鬼神崇國典亦非所以為國經遠之圖也爰請命於公而增葺之公是其請用是量土地計徒庸開闢方隅補益坎陷甓石而為壇壝甃石而為周垣幽深閒邃廣衍嚴潔齋宿有居庖湢有處高其門域固其扃鑰丹堊輝映品植森鬱望之而知重祀之所在也工畢合邑之士與夫知禮之氓咸曰侯之功施於位者溥矣然不能以悉書而備録之也

此而不記將何以昭侯之休嘉於永久哉胥命予文之以鐫於石予隣侯之治辱侯之愛稔知侯之為人侯以名進士出知是邑抱明敏便捷之才濟閎肆辯博之學而施之以寬嚴威惠之政六職克舉而發擿奸伏有若鑑燭誠所謂赫赫師尹也其於民隱凋瘵則又深於究理所謂豈弟君子侯實兼焉今六年於茲矣監司知侯之賢上疏而旌別其異能者凡三而侯益勤於政蓋其厲志堅操邁名而顧行者觀其所為有足徵矣更於其

平日政事之餘掉鞅藝場游刃詞林殆所謂有乎內而能飾乎外非焚梓毀璞者比也侯超擢有日此畧記其名行之槩俟其它日負荷重任則其豐功偉績當有秉筆者爲之傳焉

勅祀鶴山先生魏文靖公記　吳寛

弘治十一年四月蘇州府長洲縣民魏芳具疏奏臣十世祖了翁宋慶元五年進士累官至資政殿大學士參知政事贈太師秦國公謚文靖嘗講學於臨邛白鶴山

下及謫居靖州建鶴山書院以居學者後在政府理宗親題書院扁以賜仍賜居第於蘇州以疾命就醫郡中及卒遂葬城西高景山下後以居第為書院而墳墓至今有碑在焉惟公立朝大節及講明道學之功當時與真文忠公相上下故人以真魏並稱國朝既以文忠公從祀孔子而范文正公蘇人也亦有文正書院又以公有功於宋亦命守臣即書院歲時致祭顧獨遺公徒使書院巋然神位虛設實為缺典茲幸遭際聖明崇儒重

道屢降明詔表章先賢俻舉廢墜如念公之功特賜秩之祀典豈惟為魏氏之榮而已所以慰吳中士大夫之望者在是蓋芳之自陳如此事下禮部議以公平生具載史傳考論其功於法得祀宜勑守臣春秋舉行如范文正公故事覆奏從之芳感激乃謁予告曰聖朝盛典一旦光賁於斯文至矣幸載之文詞以示後世寛謝不能而其意益懇蓋公居第實在蘇城之南元至順初公之孫起欲以其地規為書院言於侍臣以達於上得以

舊扁揭於堂楣而學士虞公且爲之記公之功至是始顯然觀記之所云一時尊崇之意雖若甚盛亦不過其子孫世奉祀事而已豈若今日由於禮官之所議出於君上之所從陳其牲醴奉其幣帛内出祝詞俾有司奠讀如儀有國朝之盛者公之功至是益顯豈前代之可擬哉抑公之仕宋當寇亂擾攘蹙於偏安之地忠言沮塞尼於權勢之人其事業既不得大行於時獨其講學之迹見於所著九經要義周禮集說等書有不可泯者

故雖百世之下學者猶有賴焉則夫論其功者祀之一郡果足以報之乎蓋國初王忠文公子充嘗著從祀孔子議其謂歷代儒先有功於聖道者至宋有周元公而程氏兄弟承之迨朱子集其大成中更學禁獨真魏二公不背其學力以斯道為已任其所著述皆黜異端崇正理質諸聖人而不謬足以纘諸子之緒以為當列於從祀其言合於公道君子取之久之竟詔文忠公從祀如其議則公固不得而遺之也夫報功之典人當言之

非一人所能私者則寛之記此豈亦私於公哉君子將
亦有以取之

吳中金石新編卷五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連彭年